

谢颐丰 著



将进酒

第一部以民间智慧抗战的传奇之书

中华民族千年酒文化的另类呈现

「长篇小说」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谢颐丰 著

将进酒

〔长篇小说〕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将进酒 / 谢颐丰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12. 2
ISBN 978-7-5329-3566-6

I. ①将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8628 号

将进酒

谢颐丰 著

主管部门: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: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: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: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: 250002
网 址: www.sdwyppress.com

读者服务: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发行部)
电子邮箱: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开 本: 170×240 毫米 16 开
印 张: 24.75 插页/3
字 数: 398 千字
版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978-7-5329-3566-6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楔子

一九三八年深冬的一天，小白庄经历了几十年不遇的奇寒。这天，大地突然被凝固，坚硬得如铁块一般，寒风如刺，可以穿透一切物件，把世间万物吹得瑟瑟发抖。后河变成了一条冰河，不时发出阵阵炸冰的声音。

酒三和众乡亲站在刺骨的寒风中，望着眼前的废墟欲哭无泪，被烧黑的房架仍然冒着烟儿，散发出呛鼻的焦糊味。

村街十字路口那棵高大的皂角树下，横陈着十几具尸体，上面盖着破席。其中一位老人，是白大海的父亲。

仅仅因为小白庄出了一个白大海，鬼子在前一天晚上血洗了小白庄。

也就是在这天，人们默默地去后河边上刨坑，镐尖砸在冻土上，砸出星星火花。寒冬腊月，壮汉们发了狠，脱光了衣服，赤胸裸背地刨了三天，刨出了十几个墓坑，安葬了死去的人们。

也就是在这一天，二葫芦的肚皮上被鬼子划了一刀，血汨汨地流出来。

这一刀，划出了小白庄第一个伪保长。

此后，这一带成了鬼子的天下。

第一章

酒三在院子里套好了毛驴车，让儿子酒根去屋里把烟袋拿出来，别在腰间。初春的早晨，柳树虽抽出了芽苞，但还是有些冷飕飕的。媳妇张二芹把一件肥大的夹袄给他披上，又伸手正了一下包在他头上的棋子布头巾，这才对他说：“他爹，早去早回，瓮里的酒也该下窖了。”

酒三答应着，最后检查了一遍洋铁桶上的盖子盖得是否严实，摸了摸栲栳里那十多个坛子，坛子上贴着纸条，上面写着购酒人的名字。最显眼的还是那个大肚子花坛，颈口处系了一条红绫，坛肚肚上雕着“龙凤呈祥”几个大字，配着龙凤呈祥的画很好看。这是准备送给伪军司令丁大麻子的，他的宝贝女儿要订婚，前两天派了勤务兵专门订购的。临走时，那个勤务兵给酒三扔了五个大洋，还递给他一张大红请帖。勤务兵说：“我们司令要你今天务必送去，千万别装错了酒。记住，要的是‘女儿春’！”

酒三把褡裢搭在肩上，确认车上的东西捆绑牢靠了，这才笑了笑，拿起手中的鞭子冲驴摇了摇，吆喝了两声出了大门。

走到街上，他看见伪保长二葫芦急匆匆地向他迎面走来，隔着很远的距离摇动着毡帽头喊他。

他喝住驴，冲二葫芦大声说：“你鸟日的一大早亮嗓子呢，叫魂也得等到晚上呀！”

将

进

酒

将进酒

二葫芦走到跟前喘着粗气说：“一大早去哪儿啊？”边问边用袖子抹了一下脸上的汗珠。

酒三从前轘上下来，眼睛盯着他胖脸上的一片潮红说：“进城！你有啥事？快说，我还得赶路呢！”

“不好了，周庄据点的小鬼子龟田一大早让联络员周三保给我传信说，让咱小白庄给他的据点准备五个‘花姑娘’送去。”

“什么？花姑娘？他奶奶的，小鬼子是不是发癩症啦！他们把咱中国女人当啥啦，是当马啊还是当牛啊，说骑一回就骑一回。不送，看他狗日的小鬼子能咋地！”

二葫芦说：“咱们不送也得有个法子扛住啊，硬扛谁也扛不住！你忘了，去年秋后他们刚建完据点就一个村一个村地要‘花姑娘’，哪个村不送就烧哪个村的房子，烧多少家了！”

“日他奶奶，这不没完没了吗，小鬼子要是十年八年不走，咱这里的女人不都让他们糟蹋了吗？”酒三问：“什么时间？”

“中午前。”二葫芦说。

“你看这事弄的，我还急着进城给丁大麻子送酒呢，今天必须送到，耽误事也不好办啊！”

“这……”二葫芦急得搓起手来，显得六神无主。忽然，他眼睛一亮说：“要不让酒根进一趟城？”

“亏你想得出，他小孩伢子才十四五岁，能办啥事？城里除了鬼子就是汉奸，孩子要是出事，你负责？再说了，要‘花姑娘’也是冲你保长要，不是冲我要，你找我有啥用？你看你那个熊样，脑袋长得像个葫芦似的，咋恁空呢！我走了，我可耽误不起，不跟你磨牙啦！”说着，扬起鞭子要走。

二葫芦一手拽住鞭子，一手牵住驴，挡住车道哀求道：“哥哎，你说，我也不愿长这葫芦脑袋，我爹他就是个葫芦脑袋，他能弄出像你这样的脑袋吗？葫芦种，打不出精瓜蛋，你快帮着想个主意吧！你说，乡里乡亲的，送谁家的闺女小媳妇能行？这都打断胳膊连着筋的，一笔写不出俩‘白’字，你爷爷那辈不也姓白？”

酒三略微沉思了一下，用手摸了摸脸上核桃纹似的褶子，细长的眼缝里突然冒出两道亮光来。他说：“这样办——中午，你先准备一顿饭，杀只鸡，鼓捣几个菜在家等着，不要去据点。你只需找几个胆子大的媳妇，

算我媳妇一个，告诉她们，梳梳头，洗洗脸，把回娘家最好的衣服穿上，晌午头都聚到你那儿。再找几头老母猪，赶到你家去。记住，要白色的，一律白颜色的，等我回来！现在就照我说的办，快去准备吧！”说完，扬起鞭子往前赶。驴车当街奔跑起来，串铃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。

二葫芦满脸狐疑地摸了摸脑袋，嘴里唠叨着：“老母猪，花姑娘……这酒三搞什么鬼？”他使劲想，也没想出个道道，莫名其妙地准备去了。

酒三赶着驴车上上了官道，扬起鞭子驱赶着那头黑叫驴快速地奔跑。他不时回过头去看看车上的酒，洋铁桶和栲栳里的酒坛子用细麻绳捆着，很结实，稳稳地坐在车上。酒三摇晃着鞭子坐在前辕，嘴里不时发出“嘚儿驾”的吆喝声。黑叫驴像匹小骡子，撒着欢地往前跑，脖子上的串铃清脆悦耳，酒三很恣很舒坦地听着，似乎完全忘记了“花姑娘”的事，一门心思往前赶。

小白庄离县城二十多里地，官道上一地沙石，倒也平坦，车轮碾上去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太阳升到偏东南的时候，酒三早早地到了城门口。城门口站着几个鬼子兵和几个伪军，一个汉奸负责检查。

酒三下了车，拿着鞭子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去怀里摸良民证和那张特别通行证。

负责检查的汉奸和几个伪军都认识他，早向他打起了招呼：“进城啊。”

“哎，辛苦啊。这不，丁司令的闺女要订婚，指名道姓的要我酿的‘女儿春’，早早给他送来，免得误事。”说着，他把良民证和宪兵队发的特别通行证递上去。

汉奸例行公事般看了看，还给酒三，又在洋铁桶跟前俯下身去嗅了嗅，“嘿！好香啊，好酒，好酒。也就你酒三能做得出来，他娘的，杜康见了，也得喝几口。”

酒三满脸堆笑道：“刘队长，也就是你夸，凑合着喝吧。”

“瞎，可别这么说。连山崎队长和丁司令都喝你的酒，谁还敢说这酒不好。你说说，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你酒三的名气。上到达官贵人，下到平民百姓都愿意喝你的酒，你为啥不往大了整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不是不想往大了整，关键是家小业小，整不起。再就是我不想做粗糙了，按祖上说的，做精了，做好了，做得滴滴有味，口口有香，把这个酒啊，做出魂来，这酒魂一入口啊，那才叫个恣呢。

笑也罢，哭也罢，愁也罢，喜也罢，恨也罢，爱也罢，管让你尽兴、尽情、尽义。一句话，闹个舒坦。看天天高，看地地厚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不瞒你说，我这一天只让它出百十来斤酒，够生活的就行了。”

“哎呀，您这酒经念得好啊，我今天算开了眼了。赶明儿得向你多讨教讨教。”

酒三一面客气着，一面从栲栳里捧出一个瓷坛说：“刘队长，我知道兄弟们好酒，这不，我提前又给你准备下了，拿去喝吧。喝完了，给我酒三打个招呼，我给您送来。”

汉奸一看喜上眉梢，伸手恭恭敬敬地接过去，很客气地说：“哎呀，又让你破费了不是。真仗义！赶明儿有用得着我刘二黑子的时候，你吭一声，不管咋说，我手下也有五十多号弟兄呢。”

“啊呀，刘队长啊，我这咬草根的百姓，只图个安稳，有口饱饭吃就行，能有啥大事惊动你老人家？若是真有过不去的事，我一准儿找你。”

“好，就这样，你快走吧，别误了大事！”

酒三答应着，驱车进了城。

进城后，他直奔丁大麻子的住处。到了宅前，雄阔的门前站着两个哨兵。酒三让哨兵给通报一声。

这时，丁大麻子的管家走出来，两人客气了一番。酒三把“女儿春”酒递给管家，又接着往下家跑。他按着人名轻车熟路，一家一家地送。最后，把一百斤重的洋铁桶送到县城最大最热闹的龙凤酒楼，掉头往回走。龙凤酒楼的老板娘美凤笑盈盈地留他吃饭，还说吃完所饭有事对他说。酒三说他必须在晌午赶回去，家里有急事，下次来再说吧，说完连钱也没顾得收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

美凤冲他喊：“屁股上长针了？”

“没长针，长了一堆乱草。”

“你这死鬼。”

车上的酒卸得精光，酒三放心大胆地驱车快跑。日头正南时，酒三赶回了家里。

酒三嘱咐酒根喂喂牲口。见媳妇不在家，知道去了二葫芦那儿。他忙不迭地把鞭子一扔，卸下肩上的褡裢，告诉酒根放好了，抽身往外走。

一踏进二葫芦的家门，正看见据点的那个鬼子头龟田在抽二葫芦的嘴

将
进
酒
行
——
将
进
酒

巴，一边抽一边骂着“八格牙鲁”。

二葫芦的脸被抽得肿胀，嘴角流着血，一声不吭。嘴巴抽在他脸上，就像抽在一块生胶皮上。媳妇搂着孩子躲在厨房，吓得嘤嘤地哭。

酒三忙上去满脸堆笑喊了声：“太君。”又赶紧把烟递上，却被龟田挡了回来。

龟田瞪着金鱼眼瞧了瞧这个不速之客，问：“你的，什么的干活？”

“我的良民的，小小的村丁的干活。”酒三怕龟田听不明白，用手比画了一下补充道：“跑腿的，跑腿的干活。”

龟田气呼呼地用手指着二葫芦说：“他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‘花姑娘’的不给，统统的死了死了的。”说着，拔出军刀。

二葫芦吓得脸煞白煞白，媳妇不顾一切地冲出门外，护着二葫芦。

酒三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太君，莫生气，‘花姑娘’已经准备好了。只是这些‘花姑娘’胆小、害羞，说啥也不敢往你们据点去。她们愿意在家里伺候你们。”

龟田一听，脸上忽然有了光彩，也绽出了笑容，对酒三说：“‘花姑娘’的有？你的准备好了？”

“太君，是他准备的，你的打错人了。”随后酒三冲二葫芦一顿数落：“鸟日的，你咋长了个葫芦脑袋，又多出个葫芦嘴。你告诉他们准备好了，正要送呢，不就完了吗？你瞧你这嘴巴挨的，抽打抽打也好，不打下你这葫芦脑袋不开窍。”

二葫芦委屈地说：“我不是等你回来吗，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”

龟田把军刀收回鞘里，笑着拍了拍二葫芦的肩膀说：“你的大大的好，花姑娘的瞧瞧。”

二葫芦长出了一口气说：“都在那屋呢！”

龟田走到那两间的厢房前，推开门往里一瞧，长凳上一溜五个俊媳妇低眉顺眼地在那儿坐着。酒三看见自己的媳妇二芹也在里边，数她长得人高马大。

“么西，么西。”龟田淫笑着，嘟囔了两句。

这时酒三一看火候到了，忙上前贴着龟田的耳朵根子小声嘀咕了几句。龟田笑了，竖起大拇指不住地夸赞酒三：“你的大大的好，大大的好。”

酒三和二葫芦把龟田和几个日本兵带到堂屋，招呼着上菜，抽身走到厢房告诉屋里的女人们说：“没你们的事了，从偏门回去吧。”他又特意嘱咐自己的媳妇张二芹告诉酒根，把家里的“催情酒”和“迷魂酒”一并拿来，别忘了带那把鸳鸯壶。

张二芹说：“你可别弄漏兜子了，加点小心。”

酒三说：“放心吧！”

二葫芦的媳妇又颠又炒，很快把菜端上了桌，屋里弥漫着香气。

这时，酒根也把酒和鸳鸯壶送到，酒三先把“迷魂酒”倒进鸳鸯壶中，拎着酒壶和酒进了屋，放在桌子上，开始给几个鬼子斟酒。斟完了，他又把酒壶的机关一转，给二葫芦和自己斟酒，然后举起杯说：“太君，喝一杯，喝好了，‘花姑娘’的干活。”说完，自己先一阵大笑，和鬼子们干杯。

龟田和几个日本兵觉得酒十分好喝，索性把军服扣解开，大口吃鸡，大口喝酒，嘴里不时地夸赞着：“大大的好！”

酒三一面笑容可掬地应承着，一面不停地倒酒劝酒，你来我往，不一会儿，喝进去八壶酒。此时，酒三明目张胆地把“催情酒”倒进去，再次劝酒。

龟田和几个日本兵已经喝得醉眼迷离了。这时酒三起身告诉二葫芦的媳妇和孩子出去躲一躲，傍黑再回家。他又转身到猪圈看了看，五六头大白猪在圈里吭吭地到处拱着。

酒三说：“太君，怎么样了？花姑娘的干活？”

“花姑娘的干活！”龟田和几个士兵起身出屋。他们一个个东倒西歪，左右摇晃，突然，眼睛里幻变出五个俊俏的女子。这五个女人婀娜多姿，飘飘逸逸，犹如仙女。刹那间，五个女人又裂变出无数个这样的女人，在眼前飘来飘去，不停地向他们抛着媚眼。鬼子们觉得身上燥热，血流加快，激情按捺不住，挥舞着手扑上去就抓。女人们脱得精白的一副身子，和他们捉起了迷藏。鬼子们顾不了许多，饿狼般扑进去，各自去捉。

酒三抱着膀子靠墙蹲下，看着几个鬼子扑进了猪圈，他不动声色地从腰间掏出烟袋，窝了一袋烟点着，吧嗒起来。

二葫芦憋不住，扑哧乐了。

“你个鸟日的，还有心笑？”酒三骂了一句。

龟田和几个兵们在偌大个猪圈抓猪，猪们在猪圈里四下逃窜，龟田抓

住一头猪的后腿，老母猪一伸腿挣开，一脚蹬在龟田脑门上，蹬了他一头猪粪。几个日本兵也不甘示弱，他们在猪圈里连滚带爬，和猪一样地嗷嗷直叫，就像几只发情的野狼。

忽然，一头猪从猪圈里蹿出来，冲二葫芦奔去。二葫芦一惊，撒腿就跑。这头猪紧追不放，把二葫芦追得满院子跑。龟田一看，红了眼，从猪圈里连滚带爬地走出来，摇晃着身子，叉开五指，先给了二葫芦两个嘴巴，又去撵那头猪。一时间，闹得二葫芦家猪吼人叫。

看看差不多了，酒三让二葫芦动手把鬼子们连背带扛地搬到厢房里的草堆上，脱去粘满猪粪的军装，让他找几个女人去后河里洗洗，晾干了，再给他们穿上。嘱咐完了，他背起手走了。

二葫芦冲着酒三的背影说：“你干啥去？”


“我傍黑再来，送他们。”

酒三原本不姓酒，姓白，鲁西南小白庄人氏。祖上姓白，是梁山好汉白胜的后裔。因其爷爷白玉刚参加了曹州府刘士瑞的义和团运动，兵败后，被清军追杀，带领全家逃到关外，改姓酒，靠一本祖传的《酒书》兴家立业。《酒书》据说是白胜所著。之所以改为姓酒，这里面还有深厚的历史缘故。说起《酒书》又不能不提及它的历史文化背景。

鲁西南是水泊梁山众多好汉叱咤风云的悲慨之地，又是近代义和团向洋人发难的喋血之土。这里地肥水美，小白庄就坐落在鲁西南地区的腹地。

虽然当年生杀劫掠、虾荒蟹乱的景象早已成为历史，尽管当年纵横河港一千条、四下方圆八百里的景象已荡然无存，但从地理地貌以及民俗的遗风中，依然能搜辨出历史延续的影子。小白庄是白胜的故里，所居乡民清一色地姓白，不知是小白庄的百姓敬慕英雄使然，还是白胜真有这些子孙。除《酒书》外，至于说吴用和白胜拜把子时栽种的“兄弟树”和“白胜井”等遗迹，自然无法考证了，但是，这里的人格外崇拜白胜却是不争的事实。他们把白胜卖酒时的画像挂在中堂之上，早晚三炷香，顶礼膜拜；画像两侧张贴一副对联，上联为“佳酿香飘万里”，下联为“酒书荫及子孙”，横批“卖酒世家”。

白胜诨号白日鼠，从字面上看，属“鸡鸣狗盗”之徒，在梁山众多英雄中排座次也只能排第九十六名。但白胜的卖酒功夫在《水浒传》中却显尽风头，兵不血刃，劫了生辰纲，做出惊天动地的天胆之事。可见，白胜



的酒无疑占了头功。

其实，在民间传说中，白胜不仅心地善良，豪爽侠义，他还是一个技艺超群的酿酒大师。自白胜同吴用、阮家三兄弟在黄泥冈劫了皇帝老儿的生辰纲上了梁山后，担当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步军头领角色，亦不能带兵独当一面在战场搏杀。宋江见他无所事事，就让他做了梁山的酿酒大师，专门为兄弟们酿酒。白胜天生是块酿酒的料，他给一百零八位好汉每人专门酿造了一种适合本人口味的酒。梁山脚下的杏花村酒店、朱贵开的酒店，都用白胜酿的酒。此外，根据战事需要，白胜还专门研究酿造了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药酒，号称独门绝艺的“神功酒”。譬如蒙汗酒、迷魂酒、催命酒……用于治病的跌打酒、接骨酒、祛痛酒，用于房事的催情酒，用于生小孩的催产酒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梁山好汉被招安后，虽封妻荫子，白胜却从此心灰意冷，辞官弃印，解甲归田，专心做酒。到了老年，白胜为了把梁山的酿酒技艺、配方传给后人，找人撰写了这部《酒书》。《酒书》分《酒艺》、《酒道》、《酒事》三个部分。《酒艺》专门记载每种酒的原料、配方、技术；《酒道》专门记载为酒之道应遵循的酒德，以此为训诫，警喻后人；《酒事》记载从白胜起五朝十三代发生的重大事件。

因为《酒书》的缘故，白庄人家酿酒，户户卖酒。虽经朝代更迭，战祸频仍，酒风时禁时开，但他们酿造的酒，自宋以来，就像水一样流泻着，绵延千年而不绝，酒业随之兴旺发达起来。只可惜到了清末，国家内忧外患，百业凋敝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，红红火火的酒业随之衰败下来，到了酒三爷爷白玉刚这辈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如今，只剩下“白胜井”这口井了。酒三回来后，重新把井又挖掘了一遍。令人称奇的是，这口井的井水又清亮起来，甘甜如饴，爽口可人。据说，这口井是白胜所开掘，深达数丈，青石壁垒。《酒书》上记载：“井深达数丈，水清冽而甜美，尝一口而生津。”若说酒好，不如说井水好。说井水好，不如说地气好。地气雄浑，水便甘醇；地气轻灵，水便晶莹；地气坚硬，水便清冽；地气腥涩，水便混浊。

举家逃到关外后，爷爷白玉刚给酒三的父亲改名为酒如天。几年后，有了孙子，起个名字叫酒三。之所以叫酒三，只因为在他之上曾有一对双胞胎的哥哥，鬼子占领东北后，搞细菌实验，到处乱撒细菌，兄弟俩得霍乱而死。为了记住家难，记住这奇耻大辱，也是为了记住这两个孩子，就

给他起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字。爷爷白玉刚说，这名字好记，好叫，人好活。至于说姓酒，一则是稀姓，二则自然是有承传祖业的意思了。

爷爷白玉刚带领家人在关外重新兴家立业，靠一本《酒书》又做起酒来。因酒做得好，又应合当地人喜喝烈酒的口味，生意又红火起来。

为了让酒三能承袭祖业，光大家业，继承家族骨脉文化，爷爷白玉刚、父亲酒如天给他讲了自白胜起祖先承传的几十个英雄故事，他是在飞扬着英雄气节的故事中长大的。一本线装的《水浒传》，被他翻破了边。七岁时，父亲为他请了私塾先生，一边读书，一边习武。爷爷白玉刚、父亲酒如天将祖传“白胜拳”尽数传授于他。“白胜拳”融进了武松的“武松脱铐”、“鸳鸯脚”等精华绝艺，酒三可算文武双全。十八岁那年，父亲把祖传的《酒书》递到他手中，他面对祖宗的画像，焚香明誓，苦研三年。这三年，酒三不仅学会了书中全部酿酒的神奇技艺，也进入了酒文化瑰丽而又玄幻的世界。那变幻莫测的配酒妙方，那鲜为人知的饮酒之道，那与酒有关的代代酒事，强烈地吸引了他，震撼了他。二十一岁，酒三悟到了《酒书》的真谛，与爷爷、父亲得到的真传有所不同，他独到地悟出了《酒书》中飘散出的那种灵性。这种灵性使他能与祖宗的灵魂对话，能与高天厚地对话，能与雄阔的山水对话，能与鲜活的生灵对话，能与大自然的一切对话。他的灵魂与它们融为一体。

一九三八年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，鬼子突然包围了他家，要逮捕已当了抗联秘密交通员的父亲。爷爷白玉刚、父亲酒如天不肯就范，手拎大刀与鬼子拼杀起来。一时间，院内杀声四起，血肉横飞。在杀了八个鬼子以后，爷爷和父亲先后被枪杀，裹着棋子布头巾的头颅高挂在院内酒旗的高杆上，鬼子还放火烧了房子和酒坊。酒三和媳妇张二芹带着酒根从岳父家回来时，当场晕倒在被鲜血染红的雪地里。面对化为灰烬的一切，酒三肝肠寸断，欲哭无泪。他掩埋了爷爷和父亲，告别岳父岳母，怀揣一本《酒书》逃回了故里小白庄。

回到故里，酒三在乡亲的帮助下又重操旧业办起了酒坊。几年的工夫，已有了养家糊口的能力。原指望回家后能过上安稳的日子，谁知鬼子从东北直杀到华北地区，意欲灭亡中国，鲁西南也已经是遍地鬼子。至此，酒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复仇之恨，犹如烈火般在胸中腾腾燃烧起来。媳妇张二芹对他说：“忍忍吧，忍几年就过去了，如果你再出事，我们娘儿俩咋过呀！”张二芹本是东北姑娘，性情刚烈，说话泼辣，敢作

敢为，说出这种话让酒三纳闷。从不跟媳妇顶嘴的酒三，第一次发起了脾气：“忍？忍到何年何月？我从好几千里外跑到老家，鬼子不还是撵过来了吗？不跟鬼子干，啥时能活出头！”一句话，顶得媳妇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媳妇好半天才说：“好吧，你想咋干就咋干吧！不过，咱可不能跟爷爷和爹一样，不能玩命。俺爹说过，凡事动武不如动智，以柔克刚，水滴石穿。”

酒三记住了这句话。从此，酒三白天做酒、送酒，晚上一个人端着烟袋对着孤灯苦思冥想。有时，一个人去野地里遛，既要保护自己，又要除掉鬼子，达到报仇的目的，这可是一项苦其心智的活。他一连十几天不得要领，人也瘦了一圈，眼睛熬成一对红灯，眼皮黝青。三十七八岁的年龄像个小老头，一脸的核桃纹，上眼皮垂成了门帘。一日，酒根在后河的冰面上和一群男孩子抽冰猴、滚铁圈。酒三一看动了气：“你都多大了，还没个正形，也不帮你娘忙活忙活，在这里不是抽就是滚……”滚字刚落，他的眼睛一亮，忙改口又说：“儿子，接着滚，滚出个样来给爹看看。孩子你抽，抽好了有赏。”酒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一会儿让滚，一会儿不让滚的。既然爹让滚了那就滚吧，于是又滚了起来。望着冰面上的冰猴滴溜乱转，铁圈翻滚，酒三一拍大腿喊了声：“对，玩得好，就得这样玩。”一激动，自己跑到冰面上跟孩子玩了起来。

酒根说：“爹，你不说我没正形吗，那你咋也玩呢？”

“鸟日的，玩好了，不就有正形了吗！”

酒三开了窍，心里一高兴，晚上烫了一壶酒，自个儿品了起来，还不停絮叨着“玩”字。酒根跟娘说他爹白天跟他们在冰面上玩抽冰猴、滚铁圈来着，二芹听着来气，上去拧着酒三的耳朵开训：“你都多大了，还跑到河面上跟孩子们玩，还玩出花来了，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，砸了你脚面子，你发神经了？你瞅瞅你，你真是地垄沟里摸豆包，一辈子没个出息样。”

酒三龇牙咧嘴地乐了：“你娘们家家的懂啥，这一玩不要紧，可把我的脑袋瓜玩好了。赶明儿我还要大玩呢！”

张二芹一听更有气了，拧着酒三的耳朵往嘴里灌酒：“我让你玩，还要大玩，你玩疯了。”

酒三一面挣扎，一面求告：“媳妇，你完全误会了，你坐下慢慢听我说。我说玩，是说从孩子们抽冰猴、滚铁圈的游戏里悟出的道理。来媳

妇，你也喝上一盅，这一个‘玩’字可是出戏喽。你不是说，动武不如斗智吗？像咱这样的庄户人家就跟草根样的弱小，一没有军队，二没有飞机大炮，又不想让鬼子欺负，咋办？就得跟他们动心眼。动心眼是啥，就是玩呗。媳妇，你把我夏天在后河边上摸的那两个王八蛋拿出来。”张二芹从栲栳里拿出蛋递到他的手上。酒三接着又说：“你看看，我握着它们，在掌心里转动，左转右转，前转后转，咋转也不让它们转出去，就是个转。这鬼子就像王八蛋，你得玩转它，玩转他们，玩得滴溜乱转，分不出东西南北，玩得他们迷迷糊糊，找不着家门。玩够了，再把他们甩出去，甩个稀巴烂，再不就把鸟日的吃掉。明白了，我的娘子？”

二芹一听，这才乐了，点着他的额头说：“想不到这蒜瓣子脑袋，还真开窍了。他爹，只要你能保住咱家，那你就去玩。不玩他们，我这心里也堵得慌。你说，不是这鬼子瞎闹腾，咱好好的能撇爹舍娘的跑好几千里地到老家来吗？”

打那以后，酒三捧着《酒书》苦研，有时发愣，有时发呆。他在琢磨祖传的“神功酒”这一神奇的系列。他想起一个“神功酒”的故事。一九〇〇年，曹州府刘士瑞闹义和团起事。爷爷白玉刚年轻气盛，瞒着家人背起大刀奔向曹州，投奔了刘士瑞。起事祭坛那天，爷爷带领一小队人马狂奔八十里，从小白庄取来上等好酒，歃血为盟，酒酒祭坛。那血酒如血雾一般洒着，染红了曹州府的半边天。义和团的英雄们聚集在浓浓的酒雾中，然后，他们大碗喝酒，那些通体透明的液体，流经根须般的血管，直抵五脏六腑，使义和团一出征便摧枯拉朽，席卷黄河两岸、大江南北。天津保卫战中，义和团决心与洋鬼子拼死一战，又派爷爷白玉刚带领一小队骑兵越过黄河，星夜兼程，从小白庄征得好酒几千坛。开战前，义和团的勇士们头裹红巾，身背大刀，大碗喝酒。开战后，酒力发作，壮士们双眼血红，筋突肉爆，纳天地之气于丹田，发山崩海啸之神力。头晕而脚稳，恍惚而神清，醉与非醉之间，只知杀鬼，不知杀人，达到忘我境界。壮士们拼杀几昼夜，力不衰，胆不怯，愈战愈勇，越杀越凶，杀得西洋鬼子头颅落地，血肉横飞，尸骨遍地。这一英雄壮举就得益于“神功酒”。

酒三决心重新配制几近失传的“神功酒”系列。

在配制前，酒三焚香上贡，面对祖宗白胜的画像，他真诚坦白自己的愿望，祈求祖宗灵魂能原谅和宽恕他的行为，并希望保佑他配制成功。

在《酒书》中，白胜对后辈人早有遗训：“凡我白胜后人，不得随意

配制‘神功酒’系列，更不得以此酒谋财害命，放纵淫欲，欺弱霸小，鱼肉民众，浑横乡里，违背道义。如后辈不遵者，无论官位大小，贫贱富达，一律逐出家族，从此不为我后人，此嘱切切。”

酒三神色庄重地说：“祖宗在上，酒三不孝，配制‘神功酒’系列，实属后辈无奈。我辈非谋财，非害命，非淫欲，非浑横乡里、鱼肉乡民，非违祖上之道义，也非辱没祖上之英名，只因东洋鬼子，侵我国土，杀戮人民，烧我房屋，掠我钱粮，淫我妇女，欲使我民世代为奴。我身为中华之子，热血男儿，怎能在此民族危难之时，苟且偷生，任人宰割！因此，不孝酒三，决意配制此酒，与恶魔争斗，匡扶正义，光复中华。纵有杀身之祸，后辈无悔耳，故跪伏焚香明志，望祖上宽恕保佑！”

按照《酒书》中的配方，酒三反复试验，每种酒不惜冒生命危险亲自品尝。配制一种“擒奸酒”时，他喝得大醉，大睡三天，不省人事，吓得老婆孩子直哭。配制“迷魂酒”时，喝完了，醉眼迷离，疯疯癫癫，不识人间草物，大脑无穷变幻，连家人竟都不认得，如同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。配制“催情酒”时，酒力发作以后，闯上门，一天没让二芹下床，弄得二芹身心疲惫，不得不把他捆在床上。配制“迷踪酒”时，酒三犯难了。这种酒是不能在自己身上试验的，因为这种酒的功能作用，是让人失去某段时间的记忆，且一旦缺失将永远不会复原。做这种试验，他要随时对酒的度数、药量、色泽不断加以调整，他需要在试验时观察，做好记录。如果在自己身上试验，必须得另找一人，找谁呢？没办法，只好找二葫芦。他知道，这样做似乎有些不道德，又觉得有些不忍。虽然二葫芦爱耍个小心眼，性格木讷，但毕竟是一个十足的大好人，跟自己处得像亲兄弟，对自己服服帖帖，言听计从。这怎么好呢？想来想去，再也找不出他这样合适的人了。兄弟真是对不起了，三哥也是没办法，咱们不都是为了打鬼子吗！

一天，酒三拎着酒，裹了一只烧鸡，招呼二葫芦去了桑树林。当时正是桑树结果的季节，那些白桑葚、红桑葚、紫桑葚挂满了树林，酒三和二葫芦席地而坐。

“哥，今天啥日子，咱俩跑这地方来喝酒？”

“兄弟，哥今天有个难事需要你帮忙，哥也是实在没办法。”

“啥事，你说吧，我能帮上的一定帮，咱哥俩还用这么客气吗？”

“好，我就说了。我要试验一种‘迷踪酒’，这种酒试验成功了，咱

以后整鬼子就有神奇的武器了，到那时，咱想让鬼子干啥就干啥，鬼子就能听咱们吆喝了。”

“有恁神？”二葫芦睁大眼睛说。

“神着呢！比方说，咱缺钱花了，找鬼子喝一通，喝得差不多了，就告诉他，去吧，回家取钱去，孝敬你爷爷我，他就乖乖地回家给你拿钱花。拿完了，等他醒酒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过这事，永远不会知道。”

“别的事也这样？”

“是，你让他杀人，他也干。”

“哦，我知道了。哥，你找我试验，可别让我回家取钱啊，我家就那么几块大洋了，法币也没几张。”

“兄弟，哥怎么会呢？哥啥也不会让你做，观察观察就行了。”

“行，哥，只要你做大事，打鬼子，我就让你做试验，等有好事的时候，可别忘了我啊。”

“看你说的，那能忘了吗？”说完，酒三就给二葫芦斟满酒：“兄弟，哥谢谢你。”

二葫芦豪情勃发，一饮而尽。他手把鸡腿连吃带喝，不一会儿一壶酒就喝完了。此时，二葫芦的酒劲上来了。他醉眼迷离，呆头呆脑，摇摇晃晃，语无伦次。酒三见时机已到，对二葫芦说：“兄弟，去到桑树上摘些葇子果好吗？上那棵树摘些白葇子，哥愿意吃！”

二葫芦摇摇晃晃结结巴巴地问：“你说的是让我摘那棵白葇子吧？”

酒三说：“是，去吧！”

二葫芦踉跄着走到桑树跟前，抬起头望了望，开始向上攀爬。眼看要攀爬到树杈时，二葫芦伸手去扳树杈，结果没扳住，从树上掉了下来，一个仰八叉倒在地上。酒三急忙上前扶他，二葫芦又笨拙地往上爬，终于爬到树上，伸手摘那些白色的葇子，一边摘，一边往口袋里装。酒三在树下指挥着，差不多了，酒三让他下来。二葫芦像个孩子般顺从，从树上溜了下来，把葇子一把一把地掏出来交给酒三。

酒三接着又让他去采摘那些紫色的葇子，二葫芦乖乖地去了。如此反复，酒三看差不多了，才让二葫芦罢手。

酒三说：“兄弟，躺下来睡觉吧。”

二葫芦就闭上眼睛，乖乖地睡去。